

Marek Expanding Artistic Frontier

马雷克拓展艺术前沿

---联觉艺术简介

翁珉

拉乌尔·马雷克 (Raoul Marek) 是一位当代瑞士艺术家，他在德国创立的柏林联觉和多媒体艺术研究所(Berlin Art Institute of Synesthetics and multimedia)正在从事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新艺术形式探索-----联觉艺术。他于今年九月份到我院进行了为期二周的访问，举办了多场讲座，使我们对这一新的艺术形态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

“联觉”(synesthetics)是英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它最初是一个医字概念，在 1995 年，美国神经学家理查德·西托威克(Richard Cytowic)在其《尝出形状味道的人》(The Man Who Tasted Shapes)的一文中最先提出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联觉呢？

联觉是指一种感觉伴随着另一种或多种感觉而生的情况，例如听觉伴随着景象而生，另一种联觉是将字、形状、数字或人名等事物和感官如味道、颜色或口味等连在一起。联觉 (synesthetics) 的英文来自于两个希腊字，其分别代表着“联合”(syn)及“知觉”(esthesia)，因此字义上联觉代表着“结合的知觉”。

联觉可以牵涉到各种感觉，其中最常见的是有颜色的字或数字，这种现象发生在那些常会看到用特定颜色标示特定字母或数字的人

身上，例如，一个联觉人（具有联觉现象的人）可能会把“飞机”这个字看成薄荷绿色，或是把“4”看成深棕色，也有些联觉人闻到味道就会听到声音，摸到东西就会闻到味道，或者是看到景色就会有某种感觉，几乎所有感觉的组合都有可能发生在联觉上，也有一些人的联觉牵涉到三种或更多感觉，但这样的人很少。

联觉人并非用心眼去想象，而是真的看到颜色本身投射在实体之外。联觉的感知必须是每次都一样的，例如，假如你在听到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就会觉得尝到巧克力，那每当你听到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就一定会有尝到巧克力的感觉，联觉的感知必须是普通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在闻到某种味道时觉得自己看到颜色、线条或形状。通常联觉的第二衍生知觉会比第一感知来的好记，例如，一个将紫色和萝拉这个名字连再一起的联觉人总是会记得有一个女人的名字是紫色的，而不是真的记得萝拉这个名字。联觉的感知或许会引起像愉悦等情绪反应。估计约两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人有联觉，或许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但不知道那是什么。联觉人有正常或高于平均的智商，而且他们的神经病理测试都是正常。联觉似乎是以某种形式遗传，它可能是显性且位于 X 染色体上。有些科学家相信联觉是由于脑中的“交错连结”，他们假设在联觉人的脑中，原本应该在一个感觉系统中的神经细胞和突触被交错到另一个感觉系统，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并不清楚，但有些研究员相信这些交错连结在每个人出生时就存在，之后这些连结才会变得精确，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相信婴儿对感觉刺激的反应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联觉，这些研究

员相信很多小孩都有交错连结，这些连结之后会消失掉，成年的联觉人只是因为保留了这些交错连结所造成。

脑中究竟是哪一部分牵涉在联觉上还不清楚，理查德·西托威克的研究让他相信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是主要产生联觉经验的地方，边缘系统包含数个主要调控我们情绪反应的脑部构造，其它研究则显示出大脑皮层在联觉产生时会有明显的活性，事实上，研究显示大脑皮质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效应：色听联觉者在听到某些字时，其一些视觉区域会产生活性，尤其是视觉皮层中和处理颜色相关的区域会在这些联觉人听到字时活化，非联觉人即使被要求想象颜色或把某些颜色和某些字连结起来也不会在这些区域产生活性。很多研究员对联觉有兴趣是因为它或许能解开一些人类知觉的原理，在研究知觉上最大的谜团是叫做“系统问题”，没有人知道我们如何将所有的知觉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觉，例如当你抱着花的时候，你会看到颜色、看到形状、闻到香味、还有感觉到它的质感，你的大脑试图将这些知觉统合成一个花的概念，联觉人或许会将额外的知觉加到他们花的概念之中，研究这些知觉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的。

实际上，科学家对“联觉”已经研究了几个世纪，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是“联觉人”，例如，以《洛丽塔》一书闻名天下的小说家纳博科夫、画家康定斯基、作曲家李斯特、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慢慢揭开“联觉”的秘密。每个“联觉人”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就像指纹一样，与遗传基因有关。

最常见的联觉是“色一听”联觉，即对色彩的感觉能引起相应的

听觉，现代的“彩色音乐”就是这一原理的运用。色觉又兼有温度感觉，例如，红、橙、黄色会使人感到温暖，所以这些颜色被称作暖色；蓝、青、绿色会使人感到寒冷，因此这些颜色被称作冷色。还有一种色觉称“光幻觉”，可伴有味、触、痛、嗅或温度觉。“语—色联觉”是指某些词汇引起的色觉。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甜蜜的声音”、“冰冷的脸色”等等，都是一种联觉现象。人们在绘画、建筑、环境布置、图案设计等活动中经常利用联觉现象以增强相应的效果；有些画家进行过联觉实验，比如用鲜明的色调对比引起一种非视觉的反应；联觉还被许多诗人用做一种创作手段。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声音能用视觉感知，而味道能用听觉感知，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你可能会看到带颜色的音符，品尝到甜的或咸的歌曲，触摸到粗糙的乐曲。这是幻想吗？不，完全不是。

近几年，人们通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研究证实，人类大脑的每一个区域负责某种感觉成分，这就使得声音分属听觉区，而不是视觉或嗅觉区。但是，有时两种不同的区域发生融合，于是就会看见有颜色的音符，听见土豆的味道，并且在许多数字中能立刻辨别出一组相同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可以从颜色上分辨出来。这就是联觉现象。

在 15 年的研究中，西托威克估算了这种现象在人群中的发生率：大约在 25000 人中有 1 人具有较稳定的联觉感知。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女性，因此可以设想，联觉是一种与 X 染色体相关联的遗传特性。实际上，继承这个特性就意味着要打乱发育期间的一种进程，在这一

进程当中，人的感觉被“分为”5种不同的类别。

在西托威克看来，这种感觉分类的过程从胎儿大约4个月时就开始了，直到青春期才彻底结束。

1年多前，英国剑桥大学的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再一次证实了这个论点。他认为，各种感知能力在开始时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才逐渐被分开。因此，对一个婴儿来说，妈妈的声音很可能带有美丽的颜色和温馨的香气。

然而，在某些人身上，各种感觉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之多，以致没有发生感觉的分离，从而在成年后出现了联觉的感受。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幸运儿”，得以自动获得这种感觉，事实上他们并不想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模样：伴有视觉的声音类似于五颜六色的烟火，对语言和抽象的概念与颜色混在一起。西托威克解释说：“多数情况下，两种合并的感觉往往是视觉和听觉。如清脆的铃声可能引出一组三角形，出现在自己面前约15厘米远的地方；狗的叫声可能与一组运动着的圆和点联系起来。”发生这种联觉是因为负责这些感觉的大脑皮层区很接近：解读颜色的皮层区与解读数字和声音的皮层区都相距很近。①

（二）

“联觉”作为一个医学概念产生于美国，但是将它引进到艺术中却是近几年发生在欧洲的事。世界上从事联觉艺术(synesthetic art)探索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艺术家都活跃在德国，在英特网上以 syn-art 搜索

的结果也都是些德文或法文的资料，看来英语世界在艺术上要保守很多。

在 1993 年，马雷克在法国小镇 Oiron 进行了第一次联觉艺术项目“世界大屋”(La Salle Du Monde)，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资助下，马雷克在当地媒体上登广告，从上千应征者中挑选了 150 位平民，并亲自为每位入选者拍照，画手印和登记，然后将其面部侧影烧制在专门为其制作的汤盘上，将其手形印制餐巾上，姓氏字母以签名形式刻在酒杯上，并在每年的 6 月 30 日在当地的城堡内定期举行聚餐会，平时就将这些餐具以装置艺术形式陈列在此，不影响城堡作为公共建筑的日常使用功能。

第二个“世界大屋”项目于 2004 年在瑞士的伯恩实施。谈到未来的计划，马雷克表示第三个“世界大屋”项目已在波兰进行筹划之中，并希望将此项目扩展到中东和非洲，甚至有一天会邀请 150 位中国的平民到瑞士去和当地人聚餐，或上述各地人们之间的交流。在项目人员的选择上，马雷克特别强调不能选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这类人的思想包容性已经够大。该艺术项目的意义在于扩张艺术定义，拓展艺术疆界，在传统的视觉艺术中加入嗅觉、味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觉，目地在于促进大众的艺术参与感，提升大众的艺术觉悟，在于不同的个人、地域和文化之间的比较、碰撞。

(三)

从艺术的社会功能上说，这一艺术形式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它复兴了一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当时的艺术家也经常组织和策

划社区聚餐和其他礼仪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与当时的艺术从关注宗教转变到关注人生不谋而合；而我们的时代也正经历着民主的转型，艺术正从有钱人客厅里独享的视觉大餐变成愉悦百姓五官六感的寻常事物，从高贵娇饰的形式美殿堂换位到用破旧自行车做成牛头雕塑的观念店铺中。正如美国当代艺术史论家阿瑟·丹托指出的，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终结标志着艺术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②，艺术活动正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性，从“波普”到“观念”、从“装置”到“涂鸦”、“行为”、“AV”、“动漫”、“悬挂”……到“联觉”。瑞士伯恩美术馆馆长白纳德·费比切尔对马雷克的联觉艺术项目“世界大屋”有一段精彩的评述：“这些三行呈列的装饰——每一套餐具指向城里的一个具体的人：其面部侧影烧制在专门制作的汤盘上，手形印制餐巾上，姓氏字母以本人签名形式刻在酒杯上——三个独立而又互补的身份辨识物品。这些同时又是一种将城里的居民带入历史视野的方式。姓氏字母联系着过去，手形标识着未来，而面部侧影见证着当下。“世界大屋”类似一种肖象画廊，它准确标识了在1993年生活在城里的部分居民。

这一记录形式可立刻成为一种当地的编年史，一座象征意义上的真正纪念碑，具有与未来世代交流沟通的价值。“世界大屋”不具备传统纪念碑的特征。它是一项“反纪念碑”作品吗？让我们说它是一个融入人民，而非将人民拒于咫尺之外的纪念碑，一个民主的纪念碑。”^③

注释：

①参见网页:<http://www.kxsj.com/artshow.asp?id=75>

②参见《阿瑟·丹托，艺术和艺术哲学的终结》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

③参见马雷克的网页:<http://www.sdmbern.ch>.